

悬疑
小说

THE HISTORY OF HISTORY

帝国魅影

[美] 艾达·哈特莫-希金斯 著


刘勇军 译




国际顶级出版商竞价购买版权！

《卫报》《出版人周刊》《纽约观察家》等大牌媒体火热追捧！

重重魅影后藏着怎样的真相？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014005649

1712.45
1913

THE HISTORY OF HISTORY

帝国魅影

[美] 艾达·哈特莫-希金斯 著
刘勇军 译



1712.45
1913



北航

C1692355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014002843

版权登记号：01-2011-707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帝国魅影 / (美) 希金斯著；刘勇军译. --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14.1

ISBN 978-7-5143-1897-5

I. ①帝… II. ①希… ②刘…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254641号

Copyright © 2011 by Ida Hattemer-Higgins

All rights reserved.

帝国魅影

作 者 [美] 艾达·哈特莫-希金斯
译 者 刘勇军
责任编辑 张 霆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 - 64267325 010 - 64245264 (兼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信箱 xiandai@cnpite.com.cn
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9.25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1897-5
定 价 37.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 目 录 +

第一部分 血肉之躯

- 第一章 永久证件 / 003
- 第二章 玻璃球 / 007
- 第三章 时间与花朵 / 012
- 第四章 窥阴器 / 015
- 第五章 幻影重重 / 033
- 第六章 玛格达的脸 / 046
- 第七章 隐私与奉献 / 052
- 第八章 纳粹党卫军中的堂吉诃德 / 061
- 第九章 鲸 鸭 / 065
- 第十章 情妇的心 / 087
- 第十一章 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纪念馆 / 098
- 第十二章 历史中的历史 / 112
- 第十三章 脸·文身 / 122
- 第十四章 可爱的维塔利 / 129
- 第十五章 颓废传说 / 135

目 录

第二部分 绳 索

- 第十六章 救 赎 / 143
- 第十七章 镜子的期盼 / 153
- 第十八章 读心游戏 / 157
- 第十九章 献给拉赫尔的玫瑰 / 161
- 第二十章 怀旧之灾 / 171
- 第二十一章 逃离柏林 / 178
- 第二十二章 罪恶的分类 / 188
- 第二十三章 英俊的阿尔博特 / 195
- 第二十四章 幻影孩童 / 203
- 第二十五章 给荡妇的教训无处不在 / 208
- 第二十六章 埃里希 / 221
- 第二十七章 火焰之湖 / 225
- 第二十八章 病中幻梦 / 229

+ 目 录 +

第三部分 隧道

- 第二十九章 铁 浪 / 247
- 第三十章 苔原归来 / 253
- 第三十一章 疯狂的隔离 / 259
- 第三十二章 夏洛特的医生 / 264
- 第三十三章 地铁7号线 / 271
- 第三十四章 与维塔利和解 / 274
- 第三十五章 光辉灿烂 / 277
- 第三十六章 玛格丽特 / 291
- 第三十七章 又见埃里希 / 294
- 第三十八章 瓦尔基里的到来 / 296
- 致 谢 / 298

THE HISTORY OF HISTORY

第一部分

+ 血肉之躯 +

那即将到来的清醒就仿佛特洛伊
之梦中的古希腊木马。

——沃尔特·本杰明

第一章 | 永久证件

海水开始涨潮，白云掠过天空；人类在爱与背叛中不断地繁衍生息，今日的摩天大厦，明天的荒芜废墟，高墙绿瓦变成了残垣断壁，孩子们生生不息，时光荏苒，转眼间已经到了2002年。那年9月的一天清晨，在柏林郊外的一座森林里，一位少女从片刻的沉睡中醒来，迷迷糊糊地搞不清楚自己身在何方。她失去了记忆，她把自己在那几个月里的点点滴滴全部忘得一干二净，此刻的她如孩童般纯净无瑕。

她坐了起来。只见她一头长发披散在身后，身上穿的却是男装：头戴一顶宽边软帽，上身套一件长羊毛大衣，下穿一条硬邦邦的裤子，裤子下面却是一双高跟鞋。

玛格丽特长了一副魔鬼身材——身姿曼妙、步态轻盈，年轻、健康，充满了活力，完全是成熟女子的体魄。而另一方面，她的脸就像柑橘一样饱满，总是一副敏感的表情，看上去永远是那么紧张与疲倦。法国世纪末颓废派色情明信片上有时候倒是会印着这样的女人：这些女性即便是恣意地贡献出了她们的身体，但她们的脸上总是摆出一副因为太精明而产生的痛苦表情，她们就像是猫一样的女人，嘴角挂着一抹既猜疑又脆弱，同时还非常厌世的微笑。这么说吧，玛格丽特看上去就像是会被麻烦找上身的人，或者说，她已经碰到麻烦了。

夜色低垂。玛格丽特四下张望，只见四周长满了白桦树。她伸手去拿她的包——那是一个皮质公文包，歪歪斜斜地靠在她倚的那棵树上——这时她发现自己的手一动就疼得厉害。她的两只手都受伤了，可她压根儿就不记得她手上的伤是怎么来的。

她站了起来，开始向前走去，她要弄清楚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她迈步向前，高跟鞋子踩断了小树枝，嘎吱一响，把她吓了一跳。

她走到小溪边，把包背在肩上，双手撑在石头上，手脚并用地爬了过去，羊毛外套沾到了水。这时月亮就快落下，月光穿透小松树树枝之间的缝隙照射下来，借着这明亮的月光，她发现她的手掌和手指上沾满了尘垢，这污垢深深地渗进了她的皮肤，就好像是文身一般，可是她手腕处的皮肤却很干净，在月光下显得很有光泽。

天亮了，灰蒙蒙的晨光笼罩大地，晨雾四起，玛格丽特终于来到了这片树林的边缘处，鸟儿发出了一阵阵尖锐的鸣叫声，她不禁失神片刻，再也不想弄明白这个夜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她看到了一条路，这条路开始时非常泥泞，再往前走就变成了沥青路，然后她看到了一排排别墅，绿色的遮阳篷，石板瓦屋顶，手推车，含苞待放的玫瑰丛，最后，她来到了格吕内瓦尔德火车站。

玛格丽特登上了火车，她要回城里，回家去，这时候她又一次感到了恐惧，然而这次的感觉和以前极为不同。现在威胁感不会再让她感觉如鲠在喉了。此时此刻，事情的真相才真正令她害怕。这时她突然看到一小片山毛榉叶子湿乎乎地贴在了她的袖子上，看上去像是代表着某种既险恶又神秘的东西，代表着噩运，代表着神秘。她端详着自己那双布满尘垢的手掌，怎么会这样呢，她心里困惑极了。她在塑料座椅上扭了扭身体，感觉湿衣服被压住了，便把大衣和深红色的围巾拉到了一边。咦，湿衣服上还挂着很多青蓝色的松针，衣服边缘处还有一只无家可归的瓢虫在缓缓地爬着，她搞不懂，为什么她的身上会留下这么多大自然的痕迹，为什么一切的一切都是这么的不对劲儿。

修建屋顶的工人，清扫烟囱的工人，还有清晨列车上的送货员——他们全都注意到了玛格丽特那张饱经风霜的脸，还在她的脸上看到了一种此前他们从未见过的表情。她就坐在那里，身上包裹着那件厚厚的羊毛大衣，整个人显得非常阴沉，而她的脸上有些部位被擦破了，所以她的脸显得更加沉郁，你几乎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她太紧张了，整个人处在崩溃的边缘，与此同时，她还在努力改变自己，好适应如今这现代化的生活。她的身上一定肩负着必须履行的使命，可是她却什么都不记得了。

高速火车驶进了动物园站，停了下来。火车车门刚一打开，冷风便吹了进来。这时候一阵有力的尖锐汽笛声响起，一辆城际列车缓缓停在了旁边的铁轨上。站台上的时钟，随着分针的一声清晰可闻的颤音，指向了六点钟。扬声器中

传来一声旋律：这是在通知乘客，驶往里昂、里雅斯特甚至阿姆斯特丹的列车即将离站，站台上的人群开始一窝蜂似的移动起来。

列车门关闭，列车缓缓行驶起来。玛格丽特透过车窗上如涂鸦一般的白色雾气看向窗外。在晨光笼罩下的这座城市显得宏伟壮丽，没多久，车窗外便间或地闪过一排排绿树，蒂尔加藤公园里镀金的天使塑像被阳光照得闪闪发光。一个女人踩着鹅卵石从公园的桥下走过，还有很多鸽子在鹅卵石上机械地啄着食，鹅卵石的颜色和鸽子的颜色一模一样。这个女人系一条白色细围巾，推着一辆婴儿车，阵阵风吹来，她的头发随风飞扬。

玛格丽特把目光从那个女人身上移开，接着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膝盖，只见那只红黑相间的瓢虫在她的膝盖上爬。她不禁皱起了眉头，咬着嘴唇。她心里不由得升起了一股怒气和羡慕，甚至感觉到一阵饥饿。她伸出手，用两根手指捏住那只长着格子图案的虫子，将它捏了起来，放在手上。

她闭上了眼睛，却并未感到一丝解脱，但是这样逃避并不是办法。

她只好把眼睛张开。即便是睡着了，她依旧不得宁静，那份惊惧感并没有消失。她的双眼传来阵阵刺痛感，可她依然望着窗外，右手还攥着那只在不断爬行的甲虫，然后她又看到了那个系着白色围巾的女人，只是现在她们之间的距离非常远，大风又一次吹起了女人的头发，仿佛是头发在声嘶力竭地呐喊一般。

这时候她浑身变得紧绷起来——那只红黑色相间的甲虫在她的手里瞬即化为了一摊液体。

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玛格丽特睡着了，靠着窗户沉沉地进入了梦乡，她的膝盖轻轻抵着坐在她对面那个女人的膝盖，她的眼皮是如此苍白，在阳光的照射下竟变成了半透明。她睡着了，但是噩梦连连。

终点站阿赫恩谢菲尔德站到了，她醒了过来，周围再一次出现了青草与绿树。这时清晨已过，已经是上午时分了，她现在已经从柏林的最西面来到了最东面。刚才她一直在睡觉，因此错过了弗里德里希站，她本打算在那里换乘其他列车。还是列车员把她叫醒了呢，因为他要查票。玛格丽特猛地抬起头，把手伸进那件厚重的男式大衣胸前的口袋里，翻出了一本美国护照，这本护照已经湿透了，此时依旧是湿漉漉的。她又把手伸进另外一面的口袋里，翻出了一本用复合层压纸做成的学生证和一张有效期为半学年的火车票。

她终于回到了家——位于舍恩贝格区的一栋公寓。她此刻感觉身体轻飘飘

的，似乎不用走路便来到了卧室里，仿佛是一阵波浪将她高高举起，在阵阵海浪之中漂来漂去。

随后，一个较为理智的玛格丽特急切地钻进了被子里，跟着便进入了梦乡，而另一个玛格丽特——一个睡着了的女儿的幻影——走到衣橱边上，把所有东西都掏了出来，跟着全部搬进院子里，然后把一堆堆衣服一股脑儿地都扔进了垃圾箱。做完这些事儿后，她回到了卧室，然后滑进了正在沉睡的玛格丽特的身体里。此时此刻，两个玛格丽特合二为一了。

结合在一起的玛格丽特睡醒了，这是她第三次进入梦乡。此时此刻，她置身在一个全新的星球之上。在这个新星球上，她回到了以往的生活当中。

第二章 | 玻璃球

玛格丽特的全名叫玛格丽特·塔布，是“你好，柏林！”旅行社的一名导游。每一天，她都要领着一群游客在柏林城里观光——逛哈克市场，参观柏林博物馆岛，在菩提树下大街成队穿行，从勃兰登堡门下穿过，经过一个个飘扬着灰白色尘土的工地，往南前进，走过那面已经倒塌的柏林墙所在的路。然后她就带着游客穿越空地，来到各纳粹遗址，而游览的最后一站有时选在阿道夫·希特勒葬身的地堡，有时候则选在查理检查站，至于如何选择，则要取决于每一次游览观光的主题。

一路上，玛格丽特要给游客讲解柏林的兴衰荣辱：讲一讲昔日弗里德里希大街上的卡巴莱歌舞表演，埃里希·昂纳克发表的激奋演说；1989年的那一夜，柏林墙轰然倒塌；1938年的那一夜，柏林犹太教会堂遭到焚毁；1967年的那个下午，伊朗国王巴列维访问柏林，学生们走上街头，示威游行；还有1919年的那一夜，德国民间准军事团体自由军团的士兵使用步枪枪托毒打罗莎·卢森堡，最后把她扔进河里淹死。

自从上一次出现在格吕内瓦尔德森林，时间已经过了好几个星期，玛格丽特还像从前一样，领着不同的游客观光了好几次，在某种程度上，当下和以往没有任何区别。然而天气越来越冷，叶子纷纷从树上落下，而且——谁也说不清楚这是为什么——她变得越来越奇怪。她不再和游客有任何眼神接触。换作从前，如果她闪避游客的目光，不是因为自命不凡，就是因为自惭形秽，就好像小孩子为了自己的早熟而整天惴惴不安一样，现在她的内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日子以来，玛格丽特时常盯着远方的地平线，这个时候的她目光深邃，没有一丝卖弄风情的意味。

其实——她这时进入了一种恍惚状态。走在柏林城内，她给游客讲解历史事

件时，这些历史画面便活生生地出现在她眼前，这时候一切都会变得闪闪发光。每当她注视着德国国会大厦，就能看到大火熏黑了这栋建筑（德国国会纵火案是德国纳粹党策划的焚烧柏林国会大厦，借以陷害德国共产党和其他进步力量的阴谋事件。希特勒通过此次事件成功解散德国共产党。——译者注）；走在弗里德里希大街上，她眼中看到的只是赤裸的跳舞女孩的画面；在佩加蒙博物馆里，她看到的画面是彼得·魏斯日复一日地和他的社会党同僚偷偷去参加秘密会议，所有这些画面都栩栩如生，带给她极大的抚慰。

就连所谓的现代景观也异乎寻常地具有了生命力。柏林有一条大街曾经名为赫尔曼·戈林大街，在这条街上，就在她这几个月的“恢复期”里，有人清出了一块地方，正在盖一座巨型纪念碑。每一次她带着游客从这里经过，都会发现这里出现了一点变化，似乎越来越像个花园了。每当她从纪念碑侧面走过，这座纪念碑建造过程的画面就会汇聚在一起，不断地在她的眼前出现，这些画面一个接着一个地闪过，她甚至能感到它们带出的呼呼作响的风，就好像快速翻书一样。

至于她的游客——她不会看他们，她现在可以做到目光游移，不在他们任何一个人身上停留。有时候她也会遇上冒失的游客，这样的人往往是好交际的澳大利亚人，跟在玛格丽特身边从一个游览地点到另一个游览地点，还会问玛格丽特，她一个美国人来柏林做什么。玛格丽特并不是不会回答这个问题，只不过这些日子以来，她都是把答案死记硬背下来，这才能回答游客的问题，就好像她的答案也是官方观光介绍稿的一部分一样。她是六年前到柏林来的，在柏林自由大学攻读历史专业，她一般都这样对别人说。不不，这六年里她一次都没有回过纽约老家。对于她的答案，那位提问的游客感觉吃惊极了。她是这么年轻，怎么可能一次也不回家看看——她的家人呢？他们难道都不想念她吗？

这个时候，玛格丽特就会使用一种奇怪的方式来教训这位游客。玛格丽特会看着这位游客，眼里透出最为深切的好奇和怜悯的目光，仿佛这位游客不是问了一个问题，而是坦白自己有某种稀奇古怪的性格特征。没过一会儿，她脸上的表情就会再一次突然转变，从她的表情可以很明显看出来，刚才那好奇的神情不过是她装出来的罢了。虽说她这样骗人倒也看不出是出于恶意或者是在嘲弄别人，但她这么会演戏，还是把那位游客吓了一跳。这位游客只不过是想和她表示友好罢了，虽然他这种做法有点令人吃不消。这仅仅是玛格丽特刻薄的一面而已，她经常会这样做。

接下来那位游客肯定觉得很不自在，因为玛格丽特脸上所有的表情都消失之后，她似乎进入了一种神游状态，眼神总是飘忽不定——要么是盯着一只飞鸟，望着它飞过天空；要么看某个部委大楼顶上在海风吹拂下咔嗒咔嗒飘扬的旗子，眼神随着旗子来回摆动——那位游客还会接着喋喋不休地和她说话，口沫横飞，而且依然还在同一个话题上打转，这么做只会令他自己陷入尴尬的境地而已。那么，她的父母现在还在美国吗？她就连放假也不回家吗？她当然会回答这些问题，而且回答得无懈可击。她从来不回“家”（从她的声音里就能听出这个家是带引号的）。她与母亲相处得并不融洽。那么她的兄弟姐妹呢？她是独生女，没有兄弟姐妹。这时，如果觉得是时候了，玛格丽特就会转过身，回归到正常状态，这时的她脸色非常苍白，不是快速清点游客人数，带着旅行团继续朝着下一个观光地点出发，就是开始讲解，声音很大，也很做作。

有时候游客还会做出另一种错误判断，他们会觉得玛格丽特就是那些年轻外国艺术家中的一员，这些人20世纪90年代来到柏林，个个都充满艺术气质——这座饱受摧残的城市在20世纪一直久卧“病榻”，随着这个饱经风霜的城市重新焕发活力，他们在被炸弹轰炸过的废墟上开设画廊，在井盖下面办俱乐部，组建新华丽摇滚乐队，擅自占用废弃的房屋——玛格丽特·塔布身上确实有种特别吸引人的气质，她整个人看上去总是愁眉不展，似乎随时随地都想睡一觉，而且非常安静，这就是她，不，这些特点绝不该出现在那个快乐的高薪女子身上。她很清楚这一点，他们也很清楚，或许连她自己都知道他们很清楚这事儿。

玛格丽特到底应不应该去找出到底是什么样的邪恶枷锁颠覆了她的生活？

或许她本该这样做，可惜她并没有。

她压根儿就不知道那夜她怎么会到森林里去，与之相关的一切对她来说都是一片空白。如果受到了压力的话（当然了，她从来都没感觉到有压力），她或许就会简简单单地说一句：“以后再说吧，我有点不舒服。”她从未对别人讲过这个城市的过往是如何在她眼前闪过，而且她本身也没有出现更多危险的症状。事实上，在她的身上，这些令人担心的症状早已一个接着一个地出现了。

这几周玛格丽特回大学上课了，可在那里她没有和任何人说过一句话。她乘坐地铁来到柏林自由大学，自己一个人待在学校发黄的草坪上，一个人去图书馆。她依旧穿着男装：老掉牙的羊毛长裤，阔幅棉布衬衫，因为穿得久了，显得十分破烂，而且雷打不动地穿一件油腻腻的轻便大衣，看上去如同几十年前的衣

服。而且她总戴着毡帽——或许是为了掩饰她不经常洗头发的习惯。她这副样子压根儿就不属于人们所知的任何亚文化群体，渐渐地，其他学生都开始对她敬而远之了。

不过玛格丽特才不关心这个呢。上课的时候，她离她的同学们远远的，坐在阶梯教室的最后面，深深地陷入她自己的思绪当中，井井有条地记着笔记——记完这些笔记后不久，那如爬虫一般的蓝色墨水字迹就会变浅，对她而言这些字迹变得十分陌生，仿佛并不是出自她的手。那些历史事件的日期、起因和结果，那些起义与暗杀行动，还有那些理论和反理论，她都能做到倒背如流——这样一来，在这个城市做导游的时候，如果有游客故意考她，她就能对答如流，否则被人挑出错来，她会感觉非常不爽。

不过她并没有登记参加考试，所以一直也没有拿到学位，也没有在学期最后时刻临时抱佛脚地去温书。而且，她压根儿看也不看最初为硕士论文记下的笔记。她的硕士论文的题目是：《卡尔·李卜克内西和斯巴达克同盟成员》（卡尔·李卜克内西：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左派领袖，德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德国青年运动的领袖，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著名的宣传鼓动家和组织家。斯巴达克同盟：德国共产党的前身。——译者注）。

玛格丽特把一些东西抛在了身后。她抛弃了志向，也就不再承受因此产生的痛苦。她学习知识只是为了做好导游，此外并无其他任何目的。她如饥似渴地学习，但是成绩没有半点进步，大学是如此宏大，又是如此冷漠，就好像一位不会心怀嫉妒的神明，所以她这样单调乏味的存在根本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不管玛格丽特何时翻看日历，时间的脚步似乎总是一如既往地慢慢腾腾，不过她始终感到有种异样的感觉如影随形。她有种感觉，不知怎的，在途中任何地方，只要她不仔细留意（她怎么会心不在焉呢？），时间便不复存在。这个世界经常在她眼中变得彻底模糊起来，每隔很短时间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有的时候，一种异样的怀疑之情会油然而生：她居然怀疑所有的一切都消失了，尽管这是不太可能的事儿。此时此刻，她听到的、看到的全是残余的耀斑或是后印象，仿佛是太阳在她的视网膜上燃烧一样。

所以，她得出了这样一个合乎逻辑（却又说不通）的结论：她看到的越多，剩下的可看的事物就越少。观察就和吃东西一样，得限量才行。

要做到这样很难，因为一切都在燃烧，散发出炫目光亮。柏林街头在她眼

里变得闪闪发亮，仿佛一个引人注目的娼妓，一会儿露出脸，一会儿又让人看看别的地方，低贱而放荡，又俨然一个魔力灯展一般。她被幻觉包围着，感觉这种光亮和时间就像一对互相竞争的兄妹，在各自的王国里彼此较量着，心中充满了对对方的愤恨。光亮胜利了。这个城市燃烧发出的亮光越大，就会有更多的时间以单列射线的形式穷尽自己的能量并消失殆尽。相反，时间出于自身原因越发缩减，一切就会变得更加明亮。

玛格丽特被这一切包围了，她感到无尽的恐惧。这种光亮具有征服力量，她努力控制光亮带来的恐怖感。一开始，她都在早晨带团观光，希望借此达到目的，在这段恢复期内，闪闪发光的过去便成了麻醉剂。但是后来，那恐惧感在下午的时候再次来袭，她被逼无奈只好让自己分散注意力。

她让自己分心。她在舍恩贝格的公寓就和洞穴一样，到处都有回声，她在长长的玄关里一张边桌上摆了花，做扁豆吃，不时出门喝杯啤酒，在最后这几天不冷不热的日子里在户外坐一坐，随着天气越来越冷，她就到酒吧里烟雾缭绕的角落里坐着。到了星期天，柏林的跳蚤市场就成了她常去的地方，买买这个，买买那个，或者看见什么就买什么——买个白垩色的锅放在厨房里，买个花盆放在窗台上。

自从在格吕内瓦尔德森林那个诡异又恐怖的夜晚之后，转眼间几个星期过去了，再一转眼，几个月也过去了。时光如白驹过隙，一晃便来到了两年之后。时间飞转，两年的时光就这样匆匆过去了，再也不能重现。

2004年的秋天拉开了序幕，玛格丽特成了一个孤家寡人，她已经完完全全地跟变了个人似的。

不过，她依然处于炼狱之中。那种恐惧感始终与她如影随形——不过这种恐惧就快消失了。在这两年的年末，这种恐怖感受到了限制，被埋葬了；她不曾动过一丝情感。照着沉睡者嘴唇的镜子变得有些黯淡，一切都毫无意义。

玛格丽特的故事从这里才真正拉开了序幕。